

漫画
章丽珍

杨小群

一枝青春娇艳的红梅

很多英雄烈士，被书写入史册，为后人所铭记。有一个小姑娘，却被历史轻轻地淡忘了。她就是杨小群，17岁就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下英勇就义，被称为“姚北刘胡兰”。慈溪英烈纪念馆里，还静静地躺着杨小群生前用过的竹篾针线盘。织虹纺霓，英勇就义，她的人生永远停驻在最青春美好的年华。这是一位怎样聪慧娟秀，又果敢坚毅的少女？只有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小照，零散的只言片语，见证她曾以胸血，绽放成一朵红梅。

记者 陈也喆 文

绣着金边的梦

慈溪市长河镇长丰村大路头路529号，有一处老房子。70多年前，这片地方还属于余姚。这个房子里，曾走出过一位少女，一位烈士，杨小群。

她的乳名叫调生，读书时改名为张丽君。后来，她无比崇拜杨贤江的长女杨小梅，想跟她一样忠于革命，便改名为杨小群。

杨小群有两个弟弟，四个姐姐，全家九口人，全靠父亲做小买卖维持生计。日子过得捉襟见肘，却依然没有阻止女孩子爱美的心。从小，她就常看着母亲织布缝纫，看她如何把一块粗陋的土布，裁剪出合体的衣裳；在磨破洞的地方，缀上精巧的梅花。

有时候，她望着母亲的手艺，怔怔地出神，母亲便抚摸着

她白皙稚嫩的脸庞：“等你长大了，嫁个好人家，母亲给你做一床绣着龙凤呈祥的被子，金丝提花，大红锦缎。”

她忽然好想长大，望着木板床上那一床缝缝补补的破棉被，母亲的话像是天边绣着金边的梦。

渐渐地，她出落得亭亭玉立，还做得一手好针线。日子虽然清苦，却静谧安然。然而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杨家的生活一下子被打乱了。战火连绵，最疾苦的是老百姓。杨小群的父亲因为贫病交加，溘然离世。家里的顶梁柱没了，唯一的经济来源也断了，那一年，小群才14岁，还是个学生。

仿佛在一夜之间，这个女孩变得坚强勇敢。她明白，自己不再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学生了，她必须找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，照顾亲人。

一身柔美的旗袍

辍学后不久，她凭着自己的努力，在余姚战时联合社里谋到一份摇纱的工作。这个合作社从表面上看，是一家纱厂，其实，它是党的外围组织。当时战联社的社长张承昌，是长河中共地下党员、街道党支部书记。

这里有党的组织与活动，还经常办夜校、搞军训、唱抗战歌曲，小群每次都争着参加，成为抗日救亡活动中的积极分子。回到家，她还向家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。

1941年春，余姚沦陷，战联社被迫停办。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，令山清水秀的余姚阴云密布。日本鬼子杀人放火，强暴妇女，无恶不作；土匪部队“有枪就是草头王”，各霸一方，鱼肉人民，老百姓人心惶惶。杨小群看在眼里，怒火中烧，决心参加三五支队。为了不让家人担心，她只说跟工友一起去慈北找工作。

自从参军之后，她只回过两次家。

第一次回家，她揣着第一个月的津贴，没舍得花一分钱，硬是全部塞给了母亲，让她做点好吃的。她知道家里姐弟多，母亲又没有工作。家人整天在日本人的枪林弹雨中担惊受怕，

如果再吃不好，身体会扛不住。

第二次回家，她带来一块毛蓝布，那个时候又作兴叫“爱国布”“英丹士林布”。这是当时上海最流行的旗袍布料。张爱玲曾用“束身旗袍，流苏披肩，阴暗的花纹里透着阴霾”来描写上世纪40年代女性的时尚穿着。

杨小群连夜把旗袍赶制了出来。没有繁杂的亮片与装饰，只是清清爽爽，亦浓亦淡地贴服在她的身上，把她玲珑有致的身材，凸显得恰如其分。

后来，杨小群的弟弟张忠祥先生回忆起这个画面时说：“她穿旗袍的样子真的非常好看。”

此时，家人们才恍然意识到，小群长成大姑娘了，她不再是那个依偎在母亲身边学做针线的小女孩，她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，坚毅轩昂的女子。

他们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的杨小群，已是浙东新四军经济线上的一名战士。他们更没有想到，这是小群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穿旗袍给家人看。

旗袍裹身时的婀娜与柔美，竟如昙花一现般，在刹那凋零。

一担钞票

杨小群在慈北洞桥虞家（现属慈溪市）三北总办第五分办当庶务员。主要的工作是做会计，征收税款，打游击。她待人十分亲善，长得又伶俐可人，每到一处，总被当地的老大娘当做女儿对待。她丝毫没有恃宠而骄，反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

游击生活，常常是颠沛流离的。人多床少，她一定让别人卧在床上，自己马马虎虎蹲在地上，或是伏在桌子上打盹。有人劝她轮换着休息下，她总说：“我还年轻，不要紧。”

1943年10月29日，杨小群和财经委员会的其他同志一起，在临山一带活动。她肩挑一担收税得来的钞票，准备第二天送到梁弄去。晚上，便在当地老百姓家里歇脚。

夜半时分，疲惫的他们，坠入沉沉梦乡。这时，从五夫村

过来一群日本鬼子，突然包围了临山华家岭。这群鬼子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密报，说这个地方不仅有新四军战士，还有一担钱。他们想夜半突击，人财两收。他们拿着刺刀，挨家挨户地搜查，杨小群等8位同志被当场逮捕，其中一位同志因为反抗激烈，被当场杀害，另一位则伤势过重，在路上过世，只剩下6人关押至五夫。

杨小群是唯一一位女同志。可是在狱中，谁都没有轻饶她。日本鬼子不给她穿棉衣，不给她盖棉被，一天只给她一个又小又硬的冷饭团。他们还把她双手反绑在窗栅栏上，用鞭子抽打她娇嫩的皮肤，驱使狼狗撕咬她的衣服与伤口。

她坚毅的神情一点一点被疼痛与屈辱撕扯去，她死命地咬牙坚持着，仍是不肯屈服。



杨小群在世上的唯一留影

无耻的翻译官

入狱的第三天，杨小群已经被折磨得面无颜色。消瘦的脸庞上，黏连着几络头发。一个汉奸翻译官，嬉皮笑脸地打开铁门，走向奄奄一息的她。翻译官猥亵地抬起她的下巴：“果然长得很秀气，把脸洗干净了一定更美。”

他一边调戏，一边替她松了绑：“投降吧，跟我一样，日子过得多舒坦，出来后我肯定好好待你。”杨小群啐了他一口，白了他一眼，便低头不看。翻译官感到脸面无光，气得拂袖而去。

他走以后，杨小群在手上打了一个假的绳结套，以此来蒙蔽敌人。天黑后，她偷偷摸摸地给其他同志松绑。然而，敌人很快发现，并看出是杨小群干的，把她毒打了一顿，重新捆绑起来。

过了一会，那个翻译官又来了。他还是不死心：“你还那么年轻，长得也漂亮，就这样白白死了太可惜。你只要答应做我的情人，我可以马上放你出去。”杨小群横眉冷对，怒目而视：“丧尽天良的汉奸卖国贼，做你的青天白日梦去吧！头可断，血可留，志不可屈。”

翻译官被骂得狼狈不堪，再一次仓皇而走。

笑对刺刀

当天晚上，杨小群对同狱的同志们说：“我宁可流血牺牲，绝不向他们屈服。我要同他们拼到底，抢到武器就上前拼，抢不到武器，我拿剪刀也要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！”她的眼中灼烧着炽热，像是一块热炭，燃烧着所有生命的光与热。她心里明白，自己的时间不多了。

1943年11月1日，这一年，杨小群才17岁。敌人把他们带到五夫村南面的小山岙里。敌人当着杨小群的面，用刺刀刺死了三位同志。深秋的冷风瑟瑟，杨小群不由自主地抖索起身体。敌人以为她畏缩了，最后一次问她：“你怕了吗？投降吧。”

杨小群含着泪，咬牙切齿地高喊：“打到日本帝国主义！打到汉奸卖国贼！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日本鬼子一气之下把刺刀刺进她年轻的胸膛。杨小群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令在场的鬼子与汉奸不寒而栗。她又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唱《国际歌》：“这是最后的争斗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英特纳雄纳尔，就一定要实现。”

敌人疯狂地对她连刺7刀，阴霾的山岙里，血光四射。她终于倒在了血泊中，歌声的余音回荡在山谷间。

（感谢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资料）